

大师经典 权威译本

草婴译列夫·托尔斯泰
儿童文学精品系列

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草婴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扫码阅读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“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”发送至10658080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图书


大师经典 权威译本


草婴译列夫·托尔斯泰
儿童文学精品系列

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草婴 译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 /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著; 草婴译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5.7 (列夫·托尔斯泰儿童文学作品精品集)

ISBN 978-7-5143-3792-1

I. ①卡… II. ①托… ②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4070号

作 者 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

责任编辑 罗 英 袁子茵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55mm × 215mm 1/16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792-1

定 价 22.8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—— 目 录 ——

- 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 / 1
- 孩子的力量 / 9
- 东家与雇工 / 13
- 暴风雪 / 60
- 阿尔培特 / 91
- 乡下什么事等着我们 / 120
- 悲伤 / 123
- 最后的悲痛回忆 / 127
- 长途旅行 / 135
- 雷雨 / 141
- 哥哥 / 145
- 玛莎 / 148
- 铅弹 / 150
- 伏洛嘉 / 154

卡尔·伊凡内奇的身世



在卡尔·伊凡内奇要永远离开我们的前一天夜里，他穿着棉睡袍，戴着小红帽，站在床边，弯着腰，把自己的东西仔细放进提包里。

近来，卡尔·伊凡内奇对我们的态度似乎特别冷淡，他避免同我们接触。这会儿，我走进屋里，他皱着眉头瞧了我一眼，继续理东西。我躺到自己床上，但卡尔·伊凡内奇对我什么也没有说，而以前他是严格禁止我这样做的。我一想到他再也不会斥责我们，再也不会管教我们，现在他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就清楚地想到即将到来的别离。他不再爱我们了，我感到伤心，并很想向他表达这种心情。

“让我来帮帮您，卡尔·伊凡内奇。”我走到他跟前说。

卡尔·伊凡内奇瞧了我一眼，又转过身去，但从他向我投来的一瞥中我看到的并不是冷漠，而是深沉真挚的悲哀。

“上帝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知，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神圣旨意。”他挺直身子，

长叹一声说。“是啊，尼科连卡，”他发现我目光中流露的真诚同情，接着说，“我命里注定从小到老都是不幸的。我是以善心待人，可是人家总是以怨报德，我的奖赏不在这儿，而在那边。”他指指天空说。“您不知道我的身世，不知道我这辈子吃过多少苦！我做过鞋匠，当过兵，开过小差，在厂里做过工，当过教师，可现在我没有事干！我也是上帝的子民，可是无处安身。”他结束诉说，闭上眼睛，坐到安乐椅上。

卡尔·伊凡内奇十分伤感，他不理会听的人，只管倾吐自己的心事。我注意到这情况，默默地坐在床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善良的脸。

“您不是孩子了，您能听懂的。让我来告诉您我的身世和这辈子吃的苦。孩子，总有一天你们会想念我这个如此疼爱你们的老朋友的！”

卡尔·伊凡内奇一只手臂支在旁边的小桌上，吸了一撮鼻烟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用他平时叫我们听写的不快不慢的喉音讲了起来：

“我在我母亲肚子里就到美（倒霉）了！”他先用洋里洋腔的俄语说一遍，接着又用德语重说一遍，重说时更加动感情。

由于卡尔·伊凡内奇不止一次用同样的方式、同样的语言和一成不变的语气给我讲他的身世，我愿意逐字逐句把它转述出来。当然，他说俄语时的毛病我就不照搬了，这一点从第一句上就可以看出。至于这究竟是他的真实经历，或是他在我家感到孤单而产生的幻想，因反复讲述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，还是他用虚幻的想象来点缀自己真实的身世，这些问题我至今都无法确定。一方面，他讲述自己的身世时感情那么真实，前后又那么连贯（这是真实的重要标志），使人不能不相信；另一方面，他的经历中充满那么多诗情画意，又使人不能不产生怀疑。

“我的血管里流着冯·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高贵血液！我的血管里流着冯·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高贵血液！我是在我母亲结婚六个星期出生的。我母亲的丈夫（我管他叫爸爸）是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佃户。他不能忘记我母亲的耻辱，因此不喜欢我。我有个弟弟约翰和两个妹妹，但我在自己家里却是个外人！但我在自己家里却是个外人！约翰做了蠢事，

爸爸就说：‘有了卡尔这孩子，我一刻也不得安宁！’于是我就挨骂，受罚。两个妹妹吵嘴，爸爸就说：‘卡尔这孩子从来不听话！’于是我又挨骂，受罚。只有我那个好妈妈爱我，疼我。她常常对我说：‘卡尔，到我屋里来！’她就偷偷地吻我，对我说：‘我可怜的卡尔！谁也不爱你，但我可不愿拿你去换任何人，有一件事妈妈求你：好好念书，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上帝不会抛弃你的！好好念书，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上帝不会抛弃你的！’我就努力这样做。我满了十四岁，能领圣餐了，妈妈就对爸爸说：‘卡尔是个大孩子了，古斯塔夫，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？’爸爸说：‘我不知道。’于是妈妈说：‘我把他送到城里舒尔茨先生那里去，让他将来做个鞋匠吧！’爸爸说：‘好！’爸爸说：‘好！’我在城里鞋匠师傅那里待了六年零七个月，师傅很喜欢我。他说：‘卡尔是个好工人，他很快就能做我的帮手。’但是……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……一七九六年招募新兵，凡是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能服役的都要到城里集中。

“爸爸和约翰弟弟到城里来，我们就一起去抽签，看谁当兵，谁不当兵。约翰抽到一个不吉利的签，他得去当兵；我抽到一个吉利的签，不用去当兵。爸爸说：‘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但我得同他分离！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但我得同他分离！’

“我拉住他的手说：‘爸爸，您为什么这样说？跟我来，我有句话要对您说。’爸爸来了。爸爸同我一起坐到酒店的小桌旁。我说：‘给我们两杯啤酒！’啤酒送来了。我们一人喝了一杯，约翰弟弟也喝了。

“我说：‘爸爸！您不要说您只有一个儿子，您得同他分离。我听见您这样说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。约翰弟弟不用去服役了，我去当兵！这儿谁也不需要卡尔，卡尔去当兵。’

“‘您是个正直的人，卡尔·伊凡内奇！’爸爸对我说，还吻了吻我。

“于是我就当了兵！”

01

“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尼科连卡，”卡尔·伊凡内奇继续说，“那时出了个拿破仑。他想征服德国，我们就奋起保卫祖国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

“我到过乌尔姆，我到过奥斯特里茨，我到过瓦格拉姆！”

“难道您也打过仗？”我惊讶地瞧着他问，“难道您也杀过人？”

说到这事，卡尔·伊凡内奇立刻安慰我。

“一次有个法国掷弹兵掉队，倒在大路上。我端着枪跑过去，想把他刺死，但那个法国兵扔掉枪要求饶命。我就把他放了。”

“在瓦格拉姆附近，拿破仑把我们赶到一个岛上，团团包围住，弄得我们没有生路。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吃东西，站在没膝深的水里。拿破仑这恶棍既不俘虏我们，也不放掉我们！”

“到第四天，感谢上帝，总算把我们俘虏，带到一座堡垒里。我身上穿着一条蓝裤子、一件上等呢料军服，带着十五个泰勒和一块爸爸送我的银表。法国兵把这一切全抢去了。幸亏我还有三个金币，是妈妈给我缝在棉袄里的，谁也没有发现。”

“我不愿长期留在堡垒里，决定逃走。有一次过大节，我对看守我们的中士说：‘中士先生，今天是个大节，我想庆祝一番。请您拿两小瓶马德拉葡萄酒来，让我们一起干一杯。’中士说：‘好！’中士拿来葡萄酒，我们先干了一杯。我拉住他的手说：‘中士先生，您大概也有父母吧？’他说：‘有的，毛尔先生……’我说：‘我的父母已有八年没有看见我了，’

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，还是我的骨头早就埋进黄土里了。哦，中士先生！我棉袄里有两块金币，您拿去，您把我放了吧！您行行好，我母亲今生今世一直会替您在万能的上帝面前祷告的。’

“中士干了一杯葡萄酒，说：‘毛尔先生，我很喜欢您，也很可怜您，但您是俘虏，我是士兵！’我握住他的手说：‘中士先生！’

“那中士说：‘您是个穷人，我不要您的钱，但愿意帮助您。等我去睡觉，您给士兵们买一桶白酒，他们就会睡大觉。我不来管您。’

“他是个好人。我就买了一桶白酒，等士兵们喝醉了，我就穿上靴子和旧大衣，悄悄溜了出去。我走上围墙，想跳下去，但下面有水，我不愿弄脏最后一身衣服，就走大门。

“一个哨兵端着枪来回走着，瞧着我。‘什么人？’他突然问。我不作声，‘什么人？’他第二次问。我不作声。‘什么人？’他第三次问。我撒腿就跑。我跳进水里，爬到对岸逃命。

“我沿大路跑了一个通宵，天一亮，我怕被人认出来，就藏到高高的黑麦地里。我在那儿跪下，双手合十，感谢天父救了我的命，接着就安心睡着了。

“我在傍晚醒来，继续上路。突然一辆套着两匹黑马的德国大篷车赶上了我。车里坐着一个衣着讲究的人，抽着烟斗，望着我。我放慢脚步，想让车过去，但我走得慢，车也走得慢，那人还是望着我；我走得快些，车也走得快些，那人还是望着我。我在路上坐了下来，那人就勒住马，望着我。他问：‘年轻人，这么晚您上哪儿去？’我说：‘我到法兰克福去。’‘坐我的车吧，有地方坐，我送您去……您怎么什么也不带，胡子也不刮，衣服这么脏？’我坐到他身边，他问我说。‘我是个穷人，’我说，‘想到厂里去找个事做；衣服脏是因为在路上摔了一跤。’他说，‘年轻人，您说的不是实话，现在路上是干的。’

“我没作声。

“‘您对我说实话，’那个好人对我说，‘您是干什么的？从哪儿来？您

的长相我很喜欢。您如果是个老实人，我就帮助您。’

“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‘好的，年轻人，那就到我的缆绳厂来吧。我给您工作，给您衣服，给您工钱，您就住到我家里去吧。’

“我说：‘好的。’

“我们乘车来到缆绳厂。那个好人对他妻子说：‘这个青年为祖国打过仗，现在从俘虏营里逃出来。他无家可归，无衣无食。让他住在我们家里。您给他一身干净衣服，给他点东西吃。’

“我在缆绳厂待了一年半。老板很喜欢我，不愿放我走。我也很高兴。我那时是个美男子，年纪又轻，个子又高，一双蓝眼睛，一个挺拔的罗马式鼻子……L太太（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），老板的妻子，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。她爱上了我。

“她看见我，就说：‘毛尔先生，您妈妈怎么称呼您？’我说：‘小卡尔。’

“她就说：‘小卡尔。坐到我旁边来！’

“我在她旁边坐下，她就说：‘小卡尔！吻吻我。’

“我吻了吻她，她就说：‘小卡尔！我实在爱您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’她说得浑身发抖。”

说到这儿，卡尔·伊凡内奇沉默了好一阵。接着转动他那双和善的蓝眼睛，微微摇摇头，像人们在回忆甜蜜的往事时那样微笑起来。

“说实在的，”他在椅子上坐好，掩上睡袍，又说起来，“我这辈子经历过不少事，有甜有苦，喏，这就是我的见证，”他说着，指指挂在床头上的救世主绣像，“谁也不能说我卡尔·伊凡内奇是个不诚实的人！L先生待我好，我不能恩将仇报，决定从他家逃走。那天晚上，大家都睡了，我给老板写了封信，把它放在屋里的桌上。我拿了自己的衣服和三个泰勒，悄悄地走到屋外。没有人看见我，我就沿着大路走了。”

02

“我有九年没有见到妈妈，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，或者已尸骨入土。我回到祖国，进了城，向人打听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佃户古斯塔夫·毛尔住在哪里。人家告诉我：‘佐默布拉特伯爵死了，古斯塔夫·毛尔现在住在大街上，开了一家酒店。’我穿上新背心，上等礼服（那是缆绳厂老板送给我的），用心梳好头发，就到爸爸的酒店去。我妹妹玛丽坐在店里，问我要什么。我说：‘能不能给我一杯甜酒？’她就说：‘爸爸！年轻人要一杯甜酒。’爸爸说：‘给年轻人一杯甜酒。’我在桌旁坐下，喝着甜酒，抽着烟斗，望着爸爸、玛丽和也走进店里来的约翰。在谈话时爸爸对我说：‘年轻人，您大概知道我们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哪儿吧？’我说：‘我就是从军队里来的，我们的军队驻扎在维也纳附近。’爸爸说：‘我的儿子原是当兵的，他有九年没有给我们来信了，我们不知道他还活着还是死了。我妻子一直为他流泪……’我抽着烟斗说：‘你们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在哪儿服役？也许我认识他……’我爸爸说：‘他叫卡尔·毛尔，他在奥地利猎骑兵团服役。’玛丽妹妹说：‘他长得高大漂亮，像您一样。’我说：‘我认识你们的卡尔。’我爸爸突然说：‘艾玛丽雅！到这儿来，这儿有个年轻人认识我们的卡尔。’我亲爱的妈妈就从后门进来。我立刻认出她。‘您认识我们的卡尔？’她说，对我望望，脸色发白，浑身哆嗦！‘是的，我认识他，’我说，不敢抬起眼睛看她，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。‘我的卡尔活着！’妈妈说。‘感谢上帝！我亲爱的卡尔，他在哪儿？要是我再能见到他，再能见到我亲爱的儿子一眼，死也瞑目。但是上帝不愿意。’我妈妈说着

哭起来……我再也忍不住了……我说：‘妈妈！我就是你的卡尔！’我妈妈听了立刻倒在我的怀里……”

卡尔·伊凡内奇闭上眼睛，他的嘴唇哆嗦起来。

“‘妈妈！’我说，‘我是您的儿子，您的卡尔！她就倒在我的怀里。’”他一再说，稍微定定神，擦去脸上滚下来的大滴眼泪。

“但上帝不愿意让我在祖国的土地上上了此一生。我命中注定要吃苦！我不论到哪里总是倒霉！我在老家只待了三个月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在咖啡店买了一杯啤酒，抽着烟斗，同朋友们谈论政治，谈论弗朗茨皇帝，谈论拿破仑，谈论战争，各人讲各人的看法。我们旁边坐着一个穿灰礼服的陌生先生，他喝着咖啡，抽着烟斗，没跟我们说话。当巡夜人报十点钟的时候，我拿起帽子，付了钱，就回家去了。半夜有人来敲门。我醒来问：‘是谁？’门外人说：‘开门！’我说：‘请问您是谁，我就开门。’门外人说：‘我以法律的名义要你开门！’我开了门。门外站着两个端枪的兵，咖啡店里那个穿灰礼服坐在我们旁边的陌生人走进屋来。他是个密探！那密探说：‘跟我走！’我说：‘好吧。’我穿上靴子和裤子，系上背带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我气愤极了，说：‘他是个坏蛋！’我走到挂着我那把长剑的墙边，一下子抓住剑说：‘你是密探，看剑！我给了他右边一下，左边一下，脑袋一下。密探倒下了！我抓起提包和钱从窗口跳出去。我来到埃姆斯河边。我在那儿认识了萨津将军。他很喜欢我，替我从公使馆弄到护照，把我带到俄国来教他的孩子们。萨津将军死后，您的妈妈就把我请来了。她说：‘卡尔·伊凡内奇！我把我的孩子们交给您，您要爱他们，我永远不会把您辞掉，我会给您养老的。’现在她不在了，一切都被忘记了。我干了二十年，现在上了年纪，还得上街要饭……这事上帝看见，上帝知道，这是他的神圣旨意，我只是舍不得你们，孩子们！”卡尔·伊凡内奇结束他的话，把我拉到他的怀里，吻着我的头。

孩子的力量



“打死他！……枪毙他！……把这个坏蛋立刻枪毙！……打死他！……割断凶手的喉咙！……打死他，打死他！”人群大声叫嚷，有男人，有女人。

一大群人押着一个被捆绑的人在街上走着。这个人身材高大，腰板挺直，步伐坚定，高高地昂起头。他那漂亮刚毅的脸上呈现出对周围人群蔑视和憎恨的神色。

这是一个在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中站在政府一边的人。他被抓获，现在押去处决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！力量并不总在我们一边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是他们的天下。死就死吧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”他想，耸耸肩膀，对人群不断的叫嚷报以冷冷的一笑。

“他是警察，今天早晨还向我们开过枪！”人群嚷道。

但人群并没有停下来，仍押着他往前走。当他们来到那条还横着昨天在军警的枪口下遇难者尸体的街上时，人群狂怒了。

“不要拖延时间！就在这儿枪毙那无赖，还把他押到哪儿去？”人群嚷道。

被俘的人阴沉着脸，只是把头昂得更高。他憎恨群众似乎超过群众对他的憎恨。

“把所有的人统统打死！打死密探！打死皇帝！打死神父！打死这些坏蛋！打死，立刻打死！”妇女们尖声叫道。

但领头的人决定把他押到广场上去，在那里解决他。

离广场已经不远，在一片肃静中，从人群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叫声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一个六岁的男孩边哭边叫，推开人群往俘虏那边挤去，“爸爸！他们要把你怎么样？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把我也带去，带去……”

孩子旁边的人群停止了叫喊，他们仿佛受到强大的冲击，人群分开来，让孩子往父亲那边挤去。

“瞧这孩子多可爱啊！”一个女人说。

“你要找谁呀？”另一个女人向男孩俯下身去，问。

“我要爸爸！放我到爸爸那儿去！”男孩尖声回答。

“你几岁啊，孩子？”

“你们想把爸爸怎么样？”男孩问。

“回家去，孩子，回到妈妈那儿去。”一个男人对孩子说。

俘虏已听见孩子的声音，也听见人家对他说的话。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。

“他没有母亲！”他对那个叫孩子去找母亲的人说。

男孩在人群里一直往前挤，挤到父亲身边，爬到他手上去。

人群一直在叫着：“打死他！吊死他！枪毙坏蛋！”

“你干吗从家里跑出来？”父亲对孩子说。

“他们要拿你怎么样？”孩子问。

“你这么办。”父亲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认识卡秋莎吗？”

“那个邻居阿姨吗？怎么不认识。”

“好吧，你先到她那儿去，待在那里。我……我就来。”

“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”男孩说着哭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他们会打你的。”

“不会，他们不会的，他们就是这样。”

俘虏放下男孩，走到人群中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跟前。

“听我说，”他说，“你们要打死我，不论怎样都行，也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但就是不要当着他的面，”他指指男孩，“你们放开我两分钟，抓住我的一只手，我就对他说，我跟您一起溜达溜达，您是我的朋友，这样他就会走了。到那时……到那时你们要怎么打死我，就怎么打死我。”

领头的人同意了。

然后俘虏又抱起孩子说：“乖孩子，到卡秋莎阿姨那儿去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你瞧，我同这位朋友一起溜达溜达，我们再溜达一会儿，你先去，我就来。你去吧，乖孩子。”

男孩盯住父亲，头一会儿转向这边，一会儿转向那边，接着思索起来。

“去吧，好孩子，我就来。”

“你一定来吗？”

男孩听从父亲的话。一个女人把他从人群里带出去。

等孩子看不见了，俘虏说：“现在我准备好了，你们打死我吧。”

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和难以理解的事。在所有这些一时变得残酷、对人充满仇恨的人们身上，同一个神灵觉醒了。一个女人说：“我

说，把他放了吧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”又一个人说，“放了他。”

“放了他，放了他！”人群叫喊起来。

那个骄傲而冷酷的人刚才还在憎恨群众，竟双手蒙住脸放声大哭起来。他是个有罪的人，但从人群里跑出去，却没有人拦住他。

东家与雇工



01

这事发生在 70 年代冬圣尼古拉节的第二天。教区里正在庆祝节日，乡下旅店老板二等商人¹华西里·安德烈伊奇·勃列洪诺夫必须去教堂（他是教会长老），还要在家招待亲友，因此无法出门。现在，最后一批客人走了，华西里·安德烈伊奇便立刻收拾行装，准备到邻村地主那里去买一片早就讲定的小树林。他急于出发，唯恐城里商人赶在他前头抢走这笔有利可图

1. 据旧俄习俗，商人按资本多少分成不同等级。